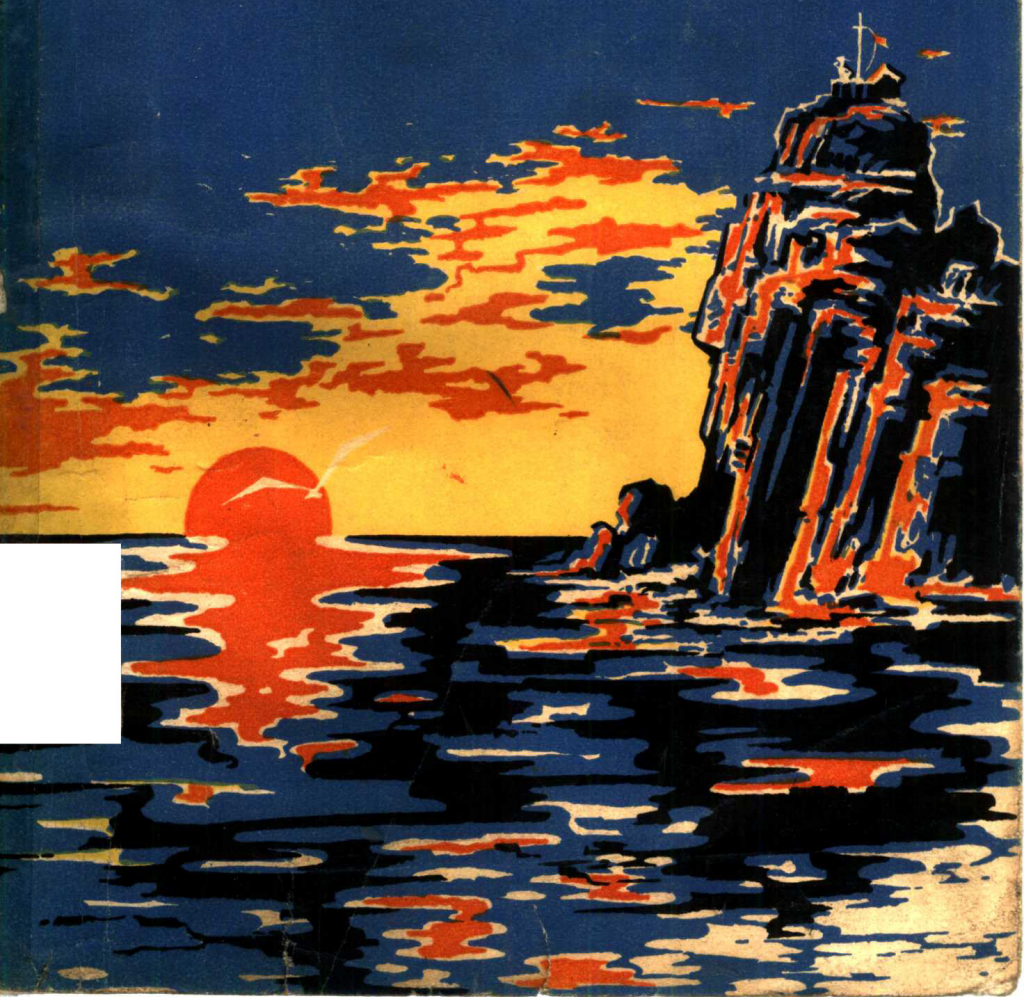


祖国的眼睛

哈 华



祖国的眼睛



祖 国 的 眼 睛

· 哈 华 著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 9 6 3

盛毓安 装帧

祖 国 的 眼 睛

著 者 哈 华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4 9/16 字数：79,000

196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6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221

定价：(八) 0.4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散文特写作品十篇，有几篇是反映部队紧张活泼的斗争生活的。其中有的反映了军舰和两栖坦克部队的生活，有的反映了海防哨所的生活，有的反映了海军保卫祖国的战斗热情。

新农村的巨大变化，飞跃发展的工业城市，海岛渔民的生活，在本书的部分作品中也作了热情的描绘。

目 次

祖国的眼睛	1
在战舰上	9
两栖坦克兵	21
捕鱼的水兵	42
宝山蚂蚁岛	51
海上散记	64
果园老爷爷	81
养蜂老翁	91
乡村女教师	115
上海的卫星城市——闵行镇	128
跋	137

祖 国 的 眼 睛

这是一个晴和的冬日，变幻莫测的东海景色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引人遐想。

从巨大的了望镜里望出去，东面是一望无垠的大海洋，海鸟在自由飞翔，万顷波涛在嘶鸣。公海上各国的轮船，拖着一縷长烟，远去了，消失了。背后，是星罗棋布的几百个岛屿，掩映在青松翠柏之间。在岛屿中的洋面上，无数渔船在行进着。西面最远的地方，是祖国绵延的海岸线，虽然是冬天，南方的海岸仍带着一线绿意。

从我所在的了望台望下去，高山象宝剑一样直指蔚蓝的天空；云彩象轻烟一样在我脚下缭绕，在幽静的山谷聚集，渐渐便不动了。山腰是一片翠绿的松林和枫树，松林发出呼啸的松涛声，枫树满山，红叶在闪烁。就在这海岛的山巅上，我们的了望哨所象祖国的眼睛一样，监视着敢于从海洋上向祖国进攻的侵略者。

在这乱石崢嶸的高山之巅，没有住其他人家，只有我们的“战士之家”，这里住着四个年轻战士。

和山下一片秀丽的景色相反，这里只有兀立的奇峰

怪石，指青云而直上，虽然春天充满了万物生长的喜悦，这里却不长一棵草。海島上的风比大陆大，島上山巔的风又比山下面大。山下清风徐来，山上就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有一点植物也連根刮到海里去了，所以山上沒有人家。他們四个战友，整日耳听风声呜呜，眼看碧浪滔滔。在这“制高点”安家落戶，他們用鋼筋水泥修建了瞭望台，用炸药在乱石間劈开一块凹地，房子就象修建在匣子里一样，防止被台风袭击。

他們都很年輕，二十四岁的班长曹寿坤，就算老大哥了。战士俞志坤、石华康、张品田比他还要小呢。他們都是共青团員，都是貧农的子弟，解放后才背起书包，走进学堂。他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，到了服役的年齡，爭着走进兵营，为祖国效劳。他們性格虽有所不同，却同样單純，见着人就象孩子似的对你純朴地微笑。最重要的，是他們都热爱祖国。

班长曹寿坤自豪地对我說：

“每天，我們是祖国第一个看见太阳从东海升起的人，太阳閃着万道金光，象孔雀开屏一样……”

四个战友，生活在这海島的高山之巔，虽然有时两三个月沒有人上山来，但他們认真地工作，紧张地学习，愉快地生活着。他們把室內布置得非常整齐，巨大的海图、各国战舰和飞机識別图、軍事招貼画都釘挂在墙上，儼然象參謀部的作战室，充满了肃穆的气氛。他們努力精通自己的业务，一架飞机从长空掠过，他們就能辨別出它的

国籍、性能、高度、飞行空域。一艘军舰从波涛滚滚的太平洋驶过，他们就能准确地说出它的国籍、舰别、航速、经纬度。

敌人派遣小艇在祖国沿海活动，企图乘机放出特务，又派飞机黑夜偷偷扔下定时信号弹和自动电报机。敌人象强盗一样窥伺在祖国的门口，时刻都准备闯进来。但我们这四个战友对几百个观察点的石头都是熟悉的，不管特务如何巧妙的偷袭，只要一有敌情，他们就能计算出它的方位和距离，然后报告参谋部。

他们轮流做饭。碰到大风的日子，风从烟囱里倒灌进来，就烧不着火，吃不成饭。外号叫“秀才”的石华康，永远是快活的，忽然诗意盎然，便在灶壁上题了一首诗：

山上锅灶不算大，不比国际饭店差；
茄子大葱小白菜，大米干饭掺地瓜；
吃在口里甜在心，一眼望它八千八。

报纸总要过许多天才送来，上级首长送给他们一架收音机。他们把每天收听的新聞记录下来，叫它做“祖国的声音”。首长觉得他们生活太单调，送了他们几盆花。他们十分珍惜这些花，在避风的地方修建了一个花池，还用白粉在石壁上写了四个大字：“高山花园”。星期六晚上，山下军营里电灯熠熠闪光，他们从了望镜望出去，甚至可以看出台上演员的表情呢！山下好不热闹！

山上虽然只有四个人，为什么不可以搞些文化娱乐活动呢？于是，一个“庄严的决议”通过了：每星期六开一次晚会。在这山巅上，我们听到手风琴伴奏着雄壮嘹亮的歌声，有时随着大震琴的叮咚声，班长曹寿坤在唱他家乡古老的民歌。许多周末的夜晚，他们都在欢乐中度过。

这是仲夏之夜，星月满空，银河在天。四个战友在了望台上乘凉，谈论着学习的军事科目：如何潜水渡海侦察、测绘地图、使用电讯器材？大家交换意见正起劲，忽然明月和银河隐退，乌云满天，风在吼，浪在叫，天昏昏，地沉沉，风暴要来了。大雨嘩啦嘩啦，由远而近，登时雨水滚滚而来。海在嘯，山在鳴，大浪象凶猛的巨兽，向哨所的山脚下扑来，发出嗒嗒的吼声。山巅的乱石中，发出吹鼓一样的声音，好象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悲泣，听得人头发都紧张地竖起来。

班长曹寿坤见事不好，发出“一级备战”的命令，决定与风暴展开“激战”：一个人看守房屋，一个人收拾观测仪器、通讯器材和武器，一个人在了望台上继续观察，因为越是风雨之夜，越是要提防敌人活动。

风暴越来越猛烈了！曹寿坤觉得此时的险恶处境，并不比一场激战轻松多少。他背起从山腰砍来的一捆柴火就走。柴火象一个活的东西，在他背上挣扎着要逃走。他一松手，柴火就象风筝一样地飞走了。

曹寿坤来到宿舍。虽然战士俞志坤在屋顶上压了许

多块大石头，这时只听得咕咚咕咚几声，大石吹落到山下海里去，盖在房顶上的厚瓦，好象糊在上面的纸，唰的一声就被风揭走了一大片。

在屋里收拾东西的战士石华康，吃惊地望着开了天窗的屋顶。风雨横袭进来，屋内水声潺潺，好象河流一般。风势更猛烈，暴雨夹着小石块，向他们打来，窗上玻璃哗啦一声粉碎了，房屋也轧轧地响起来。

三个年轻战友，怀里抱着观测仪器和武器，靠在背风墙下，让大雨浇着，让风打着脸，默默地等待天明，等待着山鸣海啸过去。班长曹寿坤忽然想起了望台上放哨的新战士张品田，他说了声“我查哨去”，就冲出了房门。暴风雨迎面向他扑来，站立不住，一连几个踉跄，好象凶恶的敌人要把他拖走一样。他马上用军事动作匍匐前进，来减少风的阻力，不致被风卷到海里去。他困难地爬行着，雨水打在石头上，溅起许多发亮的小水花，糊住了他的眼睛，同时呼吸也困难起来。风还卷起小石子向他袭击，他把头用衣服包起来，继续往前爬。

曹寿坤终于到了望台，抓住铁环就往上爬，被狂风吹着，好象要腾空而去。他牢牢抓牢铁环，终于爬了上去。看见张品田仍顽强地挺立在风雨之中，手里端着冲锋枪，凝视着太平洋。可是，他腰里却拴着一条粗粗的绳子，系在铁环上，免得自己被风卷走了。

曹寿坤想：“这正是锻炼新战士的好机会……”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又偷偷的下子望了望台，四周巡视着。

在烏云象山巒一樣重疊的天空里，縫隙里露出一綫微光，黎明來了。山鳴海嘯沒有停止，只是風雨收斂了凶猛的力量。

第二天，接踵而來的困難，是糧食沒有了。原定今天下山去取的，遇到這種日子，又是亂石重重的陡壁，雨還嘩嘩地下着，下山是困難的。他們只好到山腰尋些野蒜苗、野菜來吃。

指揮部在關懷着他們，派人背着米，象探險家一樣，爬上山巔來了。

雨過天晴，又是烈日炎炎。

為了響應黨的增產節約的號召，四個戰友決定在這高山之巔種庄稼。他們都是農民的子弟，對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決心大干一場，讓庄稼生長在這高山亂石之中。

石頭上是不長庄稼的。特別在這頭頂青天、腳踏白雲的險峻山巔上，不僅沒有水源，而且風太凶。他們從山下運來了沃土，摻和着灰肥，來改良這爍爍閃光的沙石般的土壤。在擋風的亂石中，見縫插針，種上了地瓜、花生、青菜、冬瓜……他們高興地說：“我們有了幾十塊土地啦！”所謂“土地”，當然不是江南的田田畝畝，而是石頭縫縫，坎坎埂埂，有的地形狀象一條扁担，有的地用草帽就能蓋住。

年輕的戰友，總是富于浪漫主義的幻想。他們還移

植来了桃树。他們相信根据米丘林的学說，是可以使植物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的。他們希望在将来，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在这高山之上，能够看到桃花爭艳呢。

他們养了五只鸡，五只羊。不久，长犄角的大山羊，生出一只小羊来。小鸡象絨球一样，在他們身边滚动。

夏天，在这一望无垠的蔚蓝的海洋上，正是台风的季节。黄昏，西天閃着万道霞光，晚上就袭来了风暴。正是民諺所說：“日落胭脂紅，晚上风駕潮。”一夜台风过后，次日又是晴空万里。他們到乱石中去一看，不仅庄稼沒有了，連土地也不翼而飞了。

到羊栏去看羊的战士石华康，突然叫了起来：

“我們的一只大山羊沒有了……”

曹寿坤心里明白，这富有山野生活經驗的老山羊，不会迷失在丛山中的，是被风暴卷到海洋中去了。他召开了會議，他們决心造“防风林带”，他們在乱石丛中挖了許多深坑，把土壤放在坑里，任你狂风大作，也奈何不了它們，然后他們重新补种上树木和庄稼。

他們每天都要去观察一番。当地瓜、花生长出碧綠的叶子，冬瓜、茄子結了鸡蛋大，大家望着它們笑了。只是桃树死了两棵，剩下的几棵却老长不大。至于山羊和小鸡，已漸漸适应山巔上险恶的处境，一有风它們便不出門了。按照軍事术语說：“一切情况正常！”

在这山巔上是沒有水源的，他們吃的水是屋頂上的雨水。屋頂雨水通过漏管，流到一个水泥池里积蓄起来，

大家叫它“战备水”，是不能用来浇庄稼的。这些日子，万里无云，碧海波浪不兴，天空与大海一片瓦蓝。石头都好象射出火焰，热流在洋面和山谷流荡。“战备水”吃完了，每天派人走过崎岖的山道，下山去挑水。水就是他们的生命，自然没有多余的一滴水去浇庄稼了。

茄子、花生、地瓜的叶子开始枯萎了！小羊因为缺水喝死去了。为了战胜旱灾，他们珍惜每一滴水，把洗锅水、洗脸水都积蓄起来去浇地，同时在每块地上搭起凉棚来。忽然，一天晚上闪电象要把天空劈开来，雷声有力地山谷滚动，一场大雨来了，旱象终于解除。

到了丰收的季节，地瓜就收了一千多斤。他们享受到收获的喜悦。星期六的晚会上，他们兴致勃勃地吃着亲手种的花生。他们种的菜又嫩又鲜，舍不得连根拔来吃掉，采取割韭菜的方法，吃了再长，长了再吃。战友都在称赞他们：“在高山上，他们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呢！”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于东海

在 战 舰 上

我接到电报，急于要到A港去，基地司令部建議我乘××号战舰去。和我同行的，还有譚克政治委員。

这是一次秋天的和平夜航。月白风清，海不扬波浪不兴。大海已沉睡过去，潮水柔和地嘶鳴：“哨——哨哨——哨哨哨——”，好象沉睡大海的呼吸。月亮光波傾泻在海面上，使海水閃着深蓝的微光。聳立在海波中如黛的海島，夜霧輕紗一样的披在它肩上，更迷离而动情。海島的沙滩上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雁，交頸而睡，偶然发出喃喃的睡語。只有雁群忠誠的哨兵，凝神警惕地遙望着大海。当我们战舰駛过的时候，它发出了信号：声声长鳴。于是雁群扰动了……

啊，这是多么迷离、靜謐的海上之夜。舰上的海軍軍官和水兵，都为这秋夜瑰丽的景色所吸引。在舰桥上、炮位上、甲板上，凝神望着大海，内心飽溢着兴奋的情緒。

枪炮軍士长譚飞，一綰头发不听指揮，老露在帽子外面，閃閃有神的小眼睛，一眈一眈的，好象肚子里有許多“小九九”，专会捉弄人似的。他正在讲一个瞄准手的笑话，引起了哄笑声。可是，他一见我来了，就在炮位上正

襟危坐，目不斜視，緊抿着嘴，不開口了。

我為了打破沉默，隨意問：“你們的這條戰艦，看起來年齡很大了，它立過功嗎？”

槍炮軍士長一下從炮位上蹦下來，忍不住地說：“我們這條戰艦，算得是老爺子，早該退休了！至於說到它立的功，艙里也裝不下呢！”

他的話把大伙兒招得笑了起來。

這時，艦長陪着政委譚克走來。政委頭髮斑白，飽經風霜的臉，象石頭雕刻的一樣。他斜披着海軍大衣，邁着軍人穩健的步子，老遠就對大伙兒微笑，用好象傷了風的低沉、嘶啞的聲音說：

“誰說這條戰艦象老爺子，該退休了？”政委布滿皺紋的眼睛，起着威嚴的棱角，嚴父一般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槍炮軍士長，對他什麼都不滿意似的，“這軍艦上就是你的舌頭長，可以用來做纜繩了。你為什麼俏皮話那麼多？看，吊兒郎當的樣子，帽子也不戴正。”

槍炮軍士長正了正帽子，又把不听指揮的一綹頭髮塞進帽子里，然後緊抿着嘴，好象除非使勁撬開它，再也不打算開口了。

一陣嚴肅的沉默……

時已深夜，月亮更明。戰艦已離開基地，到了一望無垠的大海上。這時，風力增強，浪濤响得更有力了，發出“噓噓噓……”的嘯聲，大海象已經被什麼人從沉睡中鬧

醒过来，立刻要发怒的样子。开始，还是小小的波浪一排排地奔跑、集合，前后浪之間，盖上一层白色的泡沫，随着那些泡沫，带着唧唧的响声喧鬧起来，声音一分钟一分钟地增强，漸漸变成巨大的吼声了。

我和舰长沒有立刻睡去，他在給我讲这条战舰的故事。这故事，使我仿佛看到，初建中国人民海軍的艰苦岁月里的譚克政治委員……

我們百万雄师跨过长江，党就指示我們建立中国人民海軍。大家都是“旱鴨子”的陆軍变海軍，战舰上的东西几乎一样也不懂。譚政委也不例外，这个放牛娃出身的人，虽然身經百战，但沒有看过电罗經与磁罗經，更不知道它們的區別和用途。

可是，不久政委就带着几条战舰，出现在盘踞舟山群島的敌人面前了。政委乘的指揮舰，正是他今天乘的战舰。

在解放舟山群島的战斗中，几条战舰掩护陆軍登陆。数倍于他們的敌舰出现了，双方打得十分猛烈，炮声隆隆，震撼着整个大海，掀起根根銀色的水柱，浪花飞溅，弹片横飞。

政委指揮着各舰一百多門火炮，不断地吐着烈焰，炮弹尖锐地嘶叫着，飞向敌舰，最后打得炮筒油漆都烧焦了。由于他們打得勇敢，打得頑强，胜利地掩护了步兵登陆。同时給敌舰致命的打击，有的起火了，有的水綫下負伤，有的主机损坏了……